

西北之文

閻

錫

山

書

端



(三)

西北之文卷六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計次

記四首序四首

新城按察司獄記

上屢赦而奸不戢越民輕悍貪邪盜亂之黷於法者相隨入獄獄至陳臬定矣
論報以俟奏當之成得請乃上下服越囚遠不解京師獄市爲寄舊有獄爲內
廐養馬郡邸獄隘徙治新城之東偏度隙地得若干弓土疏而受風爲近南門
南門者天門也後有渠以流其惡東西日月之光竟朝夕其下呀然豕所利處
窪然虺所竄避至罪人之貴賤男女下濕上蒸慘無處所獄成而人之死者十
六七尙皆隱哉吏民張目視其工起諸埵木流諸川工用左右輸作廝徒與功
而不與分益之以踐更不領於復書之經費尋就爲三牢割宅雖死刑不上福

囚不許入女子之居登坎井而縮其口左右足不容入懼汲飲者相捽日出留
寬闕之地以遊其生梳篦蟣蟲搔摩肢體別貯赭衣瓦器土鋤從灶上掃除囚
服往來門內止鑿門示親戚以面脰肩肩也獄官治所曰虛堂牢星虛則開出
志獄空也旁獄卒爲舍有兩使番直得休乎此入夜負牆而走嚴更如一門外
繚以危牆橫術廣廣願望園土而不入者人也將在獄爲非人耶傷斷人之肌
膚抑使對簿鵲巢人生鳩鳴人直蟬噪人悲犴齒人死拂拂從地下食死人腦
人盡越俗傳爲水火刀劍之獄或以人鬪虎豹餒蛇蟲寃爲鵲厲爲虎拜制罔
差有辭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觀夫肝虫乳虱蠕蠕疏蠶曲蹄之旁自以廣宮大
室烟火舉而焦爛樂生畏死鬼哭若呼安見其非人矣乎柏舉道見罪人解朝
服而幕之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及其至此而棄之
爲非人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禮而不知獄也輕悍貪邪
盜亂之不戢起於賄賂行而賦役重民莫必其旦夕之命至囚服爲罪人其可

憐矣漢禁南越剗刑人自新息駁數十條人奉馬將軍故事孔戣刑德並施千里不識盜賊於時人被不殺之獸能言之禽古今人不相及乎吏或不能奉法法使私無行也而用法以私相取也索官以鬻獄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其極殘刻縱弛不過一裘一金斜封一紙禁掖一拜至於地府天譴枉殺二三百人人不可獨殺越吏已既見之矣大賊星出正南去地六丈數動今之爲民賊者以百數使馬能言騶虞無所逃其過乃罪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亦已甚矣時臬用法有倫無使輕悍貪邪盜亂必得之法輕悍貪邪盜亂法死然而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者不必得必得而猶有輕悍貪邪盜亂人未知禮而法不法也熒惑南方主禮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刑於已然之後其數兩兩相比陰陽而已矣越門陽戶衣裳禮樂之與居絕河達嶺東抵越嶠東甌以爲南紀是故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今以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盡地爲牢亦已刑於已然之後矣效於古者先禮而理治於今者前刑而側是相與

爲春夏秋冬也衡用於夏萬物取平焉火烈畏之鮮死以故南交火令不行刑作壹搏之制其刑於空虛不用之地踣屨當死踣腓當死越人不盡爲鬼魅雖復齒於糞土之中而不辭顧地窺天燃卽溺之震悸惕息而知獄吏之貴問以田疇耕稼之正治上當牽牛鷄狗杵臼糠粃瓜蒌之實息未嘗不慕城郭室廬門巷之潤澤未嘗不思獄上斷指滿稽斷足滿稽譬如屠割牛羊未嘗不懼以其父母妻子之所倚重之身日與法吏伍蚊蚋嗜膚嬰金鐵如委土鈴析之聲竟夜未嘗不悔悔懼思慕而示之以禮輕悍貪邪盜亂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焉弟之哉法以救敝禮以養人衡不偏輕火無自體出爲召南康叔之仁入爲祁父蘇公之敬不彗不旱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貴人之牢賤人之牢空矣天理上綰貴人若見若不以禮御下禮失故唐宋衣冠之禍南越獨慘市之中賤人聚一星二星三星積十五星不見獄空其下罰主金贖禁之於微是蓋所謂禮意也天道遠人道邇是故中垣天市之獄欲空時臬法官之獄欲見獄者

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養育之以定命堯舜之民布衣無領而當大辟知有禮矣見所見而懼且悔因得所及不見之爲慕且思者豈有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矣乎正月月暈常大赦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今日出獄明日入獄獄卒不能空形勢得以爲非雖堯舜禁之不戢南方有倚人焉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電之故雷電合章君子以議獄緩死易爲之幽而禮爲之明也余行佐司寇治貴賤之牢獄至司寇成矣天下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獨越人哉無赦之刑必平刑本於禮不出乎害人雖以天下視越可也

得義祖祠記

先大夫爲子次三禮支子不祭家廟在宗子之家故曾子問以上牲宗子爲祭宗子士不當祭祖支子子爲大夫當祭祖不當立廟崔氏云當寄廟於宗子之家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王制大夫三廟自昭穆及太祖祭法大夫三廟自祖

禰及曾祖鄭志以爲殷周之別王制殷祭法周也振姬微不能遠追曾祖祖訓子若孫至八十八歲不衰比卒猶憊憊先大人父子不成今諸孫成者絕少振姬卽迎祖先大夫祠子游之徒支子有祭其祖者死者有知不忍去諸孫而享伯方之孤孫也必矣得義先大夫故宅相傳先大夫及振姬澍生東耳房祖始營東耳房族老勒賣堂房間半聚訟先大夫受室族人又勒賣間半聚訟合五間爲先大夫分物直南配牛房三間塌毀子孫田其田宅其宅不知爲祖父田宅卽不爲祖父田宅亦祖父子孫之田宅祖兩跪縣門尺寸土貽子孫魂魄猶應依此依此購爲祖祠臨照子孫而禍福之鬼不餒而先大夫心乃安因從郭志興購西耳房基肖大士像三累上子孫故也祭日蔬果香燭先薦然後行禮祀祖祖坐中寢兩楹從殯以四子配食冬祭設位以迎遠祖以祖配食程子云祖無遠近多少其可知者皆祭殷人名周人諱宗子主之兄弟各獻祖禰於同堂之上子孫致孝焉每歲四祭祖生正月二十五日展爲春祭生物之始也油

食熟味各一棹香燭楮幣如儀端陽角黍時蔬中元蒸羊時果雜以香楮一桌
冬祭合食特羊在兩羣內輪檢清明盧餅加韭爲墓祭在外振姬祭以少牢用
大夫之牲亦外時祭由尊以及卑墓祭由近以及遠尊有限遠無窮殷周之制
如此程子時祭之外有三祭祭始祖於冬至似禘祭先祖於立春似祫祭禩於
立秋似大享士大夫不敢干權宜禮俗以通其意羞出東耳養老西樓四間致
齋樓上貯社倉收放贍族里人祖父志焉耳前窪突龔除享堂三間爲子孫祝
釐飲福讀法筭箒不類嫁女娶婦跪拜之所禮各四拜東南平房三間一間開
閣迎送鬼神二間家人訓蒙蒙師必家人老儒振姬獻中地八畝家長受田納
糧歲爲祭品輸中地四畝蒙師受田納糧歲爲師資子孫不學歸土不祭告於
祖而別其族計今三世子孫在者二十七人從周長振姬五歲力作致病鬻雖
老時奔命振姬棄外四十四年老就先大夫宅購祖祠手旌指裂探諸空囊家
令行其子遺耳二十七人一人一身二十七人以上一氣氣不接身不屬心先

死其祖矣伯兄養子霧雯養子多備勤事視諸孫之偷力避役是子孫非子孫乎哉祠成奉祖曾孫黻主祭宗子也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祖所傳嫡孫而已眉山惑孟堅四宗之說高祖宗亡別立曾祖祖禰諸宗曾祖祖禰立宗高祖宗何嘗亡哉存亡非生死祖父而子孫生死其中不死死者子孫自此生焉東南繚垣以驅豚犬伯兄舊出入西嚮近改東嚮振姬往以分地銖其行振姬一椽一畝次第爲先人祠墓如左端木叔愧其祖蓋昔者先大夫之所以事吾祖如是也

伯方社倉約記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捧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薄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運使父子在鄉長平一

倉義庄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豪右走利而驚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訾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姬社義庄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姬家人鄉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社倉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敝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呼不肯發歲以烏鑰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飢疫之災豈法哉法故不可不便也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郡郊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

爲利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
飢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郡鄴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
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變計
矣白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
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徒逡巡於
杜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抑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
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初元常平利民耿壽昌請官錢平糴錢
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
里今其法窮慶歷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
官田今其法又窮即不窮而官貯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
歛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卽有水旱蝗螟飢疫之
災何以待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便乾道四年請府

藉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息凡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藉米還
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
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做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遺意助王以
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
之法籌國息利嘗依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
友不走遠縣縣倉爲軍需矣菽粟乃活不利金生金爲熙寧俵本矣吏來急於
火也衣冠倉精士人無催牌斗給老少多於雀也升龠家量三老無斛面白沙
詔損費詔乏絕也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游食不占青苗書寬剩書聚
歛也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飢息其半中飢蠲其息大飢
本待豐年建陽五夫本活法也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
爲盜八字救荒策也儻直一石歛散在廟也更十年當造倉雇役一石收受須
人也至三石當加廩舉於放阻於宿惡蚶蠅坐食矣宋以官長理償冒支出於

里門禽鳥飛食矣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駒有言民不必甚利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穀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此見其利不見其害雖有水旱蝗螟飢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

射圃關帝廟記

有善歸諸君將興聽於民至聽於神惑矣乃在兵事合變志有物是直以徇斯須也傳弩比童子何異之有母卹守晉陽有神道軍所來致築城不沉者三版卒以大獲歸祀其神百邑軍中以陰召陽蓋君與民之所倚重之事光景動人心其爲候而氣應多有他旋杓畫旛亟石以下神神人將肯耶不耶而漢中廣陵乃始攘臂甘心於安危之際意甚矣哉其重惑而不可解也余自黟移守南

安慨然隴西都尉之爲人處之明年而民可用會盜發雜居熟菴從中起攻當
阨塞以東圍鞏成紀祭其西門倉卒無茅馬屣卒之援自不意全余乘城從見
兵縈帶而守矢來無鄉壕堞飲鏃如蠶室城內樵絕井堙吹劍之聲映轂弓弩
持滿臂三分垂在外賊攻不得入尋走遂追破之山下自盜發守守四十日而
平兵驛數灶視馬跡亡矢列植如葦也先是谷中曠暵有雲蓋彌光左右如擊
已忽不見頃執得生口具言前將軍從天而下也自帶以上見賊懼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以竄故及嗚呼盜發所以降捕滿品不至羞朝廷而棄典守之地
士民力爲多不謂神者馮之也史傳雍州積高神明之隲黃虵自天下屬地玉
鷄殷云以是兵四克前將軍身不至南安南安長老談緩急皆以將軍之靈爲
解何以故自蜀漢用兵不休南安重地控引五涼以下臨秦當時六出九伐而
不能定也將軍其有恨乎重其地以矜於民民不反者佑之反者殛之庸問其
爲何代之君之民乎解嚴祠將軍射圃閣閣上敞下慘審象平昔美髭鬚顙皙

如人而風肅修胸中之誠，勃然接聖賢之容，而無聖神若有光云。垣被危柳，正南引澗渠，流惡木，禺楷牲以時祀，往往鬱釀，張飲觀子弟習射，其中嗚呼，甚弘以鬼道事君，而君疑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今設射，狸首狸首，弘所依物。怪又俎豆將軍於鋒旗之間，不亦惑乎？昔簡子之帝所射，熊熊死，右射熊熊死，初受言爲神符，已果滅范中行氏。微士民力殆於桑田，虫莎然則洗兵馬，躡柳以。其君與民所倚重之身，敬祠時祀而不祈喜，其無迂誕於神亦可矣。或曰：敬祠以崇讓也。天子秩百神，所見万皇委蛇，騶虞嚴於依應，誰敢哉？貪天之功，以爲已有，任尙雖破，羗繚意絕體而爭真大惑也。是爲記。

明保德二彌王太史遺集序

振姬始輟耕讀書，丁丑經房心嚮往二彌先生家。保德距長平踔遠已卯，先生授楚楚材，升戎車之殿，矛戟交鋌，干戈上車。四尺造父之槩矩也，甘蠅之蝨輪也，連成之風水宮商也，各資其師也。辛巳，先生死，保德振姬師舊溪以。

舉尋售菑溪師漳海石齋石齋方正帥天下文章在盤鼎左右朋友望而志懾
菑溪毓振姬相覲會石齋爭武陵起復斥去菑溪先國變尤去振姬無鏤鏤之
鼓胥假以爲工有牙有蚤不敢攫齧魏照之師遠也起長平更舍十官聞石齋
定死觀其營壘於太末婺源風雲慘淡興長平劍槊之聲相聞低徊不能去歸
里飭耒終耕會二彌仲子宗本以家乘問序振姬束帶而讀之高堅澤經術通
達諳治忽善敗之世務鉤棘艱難抹掇僮叟串了之習熟一切蓋保德洪河大
山靈鼓黃虵隱見魚龍奔注之勢千萬里間有薪煙漚沫是非不謬於聖人不
失爲孟韓歐陽之詩易春秋唯石齋能之而不爲石齋死誰序此文者更數年
宗本丞良鄉振姬僦居待放得展拜先生畫像宗本出平臺召對冊葉有鴻寶
念臺機部覺斯手書石齋詩文又多振姬不見石齋儀型先生是石齋之爲人
也先生嘔心伐骨氣浮紙上是石齋之爲文也石齋聳牙不上口比先生爲樸
學祭海先河師有若於保德已矣當是時天子數見羣臣引問天下利害因熟

察其學術之淺深言官囁嚅被詰責有司顛沛於封疆兵賦之不支失所以對
詞臣遞進而預天下之至計講舍敷陳通聖賢之志必叅驗以治忽善敗天子
和顏色而受之之數人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覺斯入興朝累宗伯振姬所父事
先是機部言兵樞臣蹴使監軍念臺自中丞罷去鴻寶講官主餉三做不及一
死石齋累烏程井研武陵之獄人議其死不死國亡亡既出境人斷其不死終
死三九四七之數進退存亡分明必求爲完人取義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
謝諸亡友忠矣先生初薦青門大拜青門坐督師逗遛罷去先生失舉病去死
青門比武陵曲沃兩督師孰愈石齋不去不許武陵督師先生不去必不許曲
沃督師假令先生不去去不死必不聽石齋自去自死上報天子下從鴻寶諸
亡友無疑然而武陵曲沃不督師上必不死社稷詞臣於進退存亡如此人謂
漢儒道不能退宋儒亡不能存以方明臣亦誤矣俗學選言市美有名當世之
公卿大夫剽襲俊快爲文章騰蹕蜿蜒得氣以去天子詢治忽善敗之端蒙然